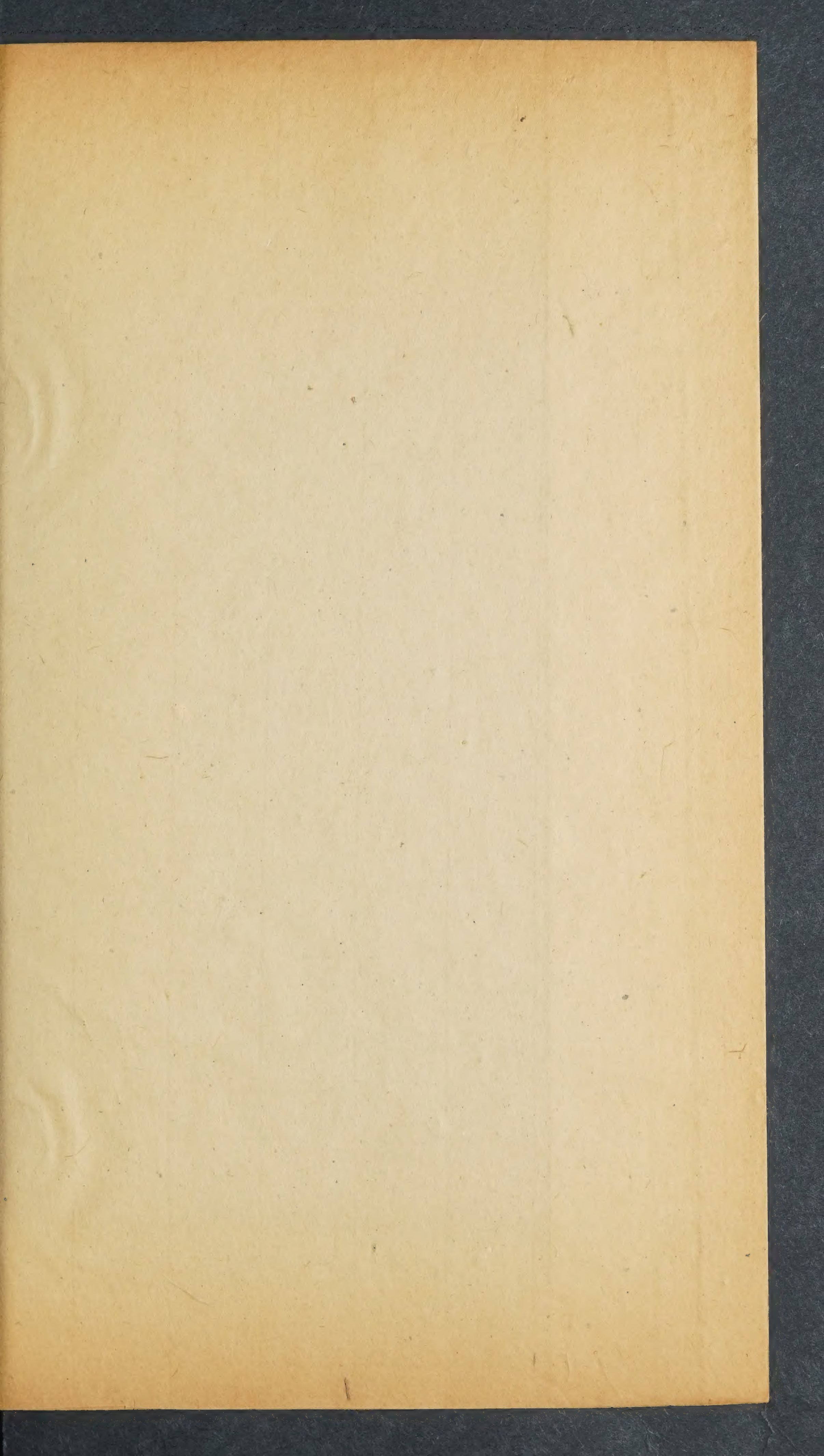




兩宋文之有氣魄者吾寧取之

古文竒賞卷之二十一

古吳陳仁錫選評　仁和郎奎金重訂

無名公傳　宋邵堯夫

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跡者也斯（此等排偶雖雄勁之筆猶不免時使然也）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跡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跡無心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而况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知乎故强名之曰

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故嘗自爲之贊曰借爾而貌假爾形骸旡餘暇閒逍閒來人告之以修福對曰吾未嘗不爲善人告之以禳災對曰吾未嘗妄祭故詩曰禍如許免人須諂福若待求天可量又曰中孚起信寧煩禱無妄生災不易禳性善飲酒常命之曰太和湯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際天地家素業爲儒口未嘗不言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義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虛口當中和天同樂

公嘗言曰智不學胡行亂走

易交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爲不偶七十康强不爲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

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爲忠之心況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欲見[illegible]去歲以來群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愚欲再陳狂

八嘗言曰留不學胡行亂走

祭故詩曰禍如詩免人須詩所者待求天可量又曰
中孚起信寧須禱無妄生災不易禳性善歛淸常命
之曰太和湯詩曰不倚禪伯不談方士不出戶庭直
際天地家素業為儒口未嘗不言儒言身未嘗行
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

論選皇子疏　　歐陽修

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不敢冀其必然之聽知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爲忠之心况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歲以來群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瞽而未知所以爲言今者伏見兖國公主近已出降乘公主出降而入話頭臣因竊思人之常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樂雖在聖哲異於凡倫其爲天性於

理則一陛下嚮雖未有皇嗣而尚有公主之愛上慰聖顏今既出降漸疎左右則陛下萬幾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與語言誰可承顏色臣愚以謂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錄以爲皇子使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悅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帝王雖曰至尊未嘗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司公見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論於間宴又有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內也不止宦官宮妾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燕寢也則有太子問安侍膳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室子

客情

主情

弟權然相接如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也今陛下日御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顏而退其甚幸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廷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互相感發）一人從容親近於左右入而居內則至於問安侍膳亦闕於朝夕是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乘之尊居外則無一人可親居內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至情）以區區而欲言也伏況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降儲位久虛群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所奏陳以謂未必立爲儲貳而且養爲子旣可以

直人所不敢言亦所不能言

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爲之亦其時也臣言狂計愚伏候財擇

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

臣近風聞禁中因皇女降生於左藏庫取綾羅八千疋染院工匠當此大雪苦寒之際敲水取水染練供應頗甚艱辛臣伏思陛下恭儉勤勞愛民憂國以此勞人枉費之事必不肯爲然外議相傳皆云見今染練未絕臣又見近日内降美人張氏親戚恩澤太頻臣忝爲諫官每聞小有虧損聖德之事須合力言難逃天譴臣竊見自古帝王所寵嬪御若能謙儉柔善

不求恩澤則可長保君恩或恣意驕奢[illegible]
皆速致禍敗臣不敢遠引古事只以今宮禁近事言
之陛下近年所寵尚氏楊氏今氏苗氏之類當其被
寵之時驕奢自恣不早裁損及至滿盈今皆何在況
聞張氏本良家子昨自修媛退爲美人中外皆聞以
謂與楊尚等不同故能保寵最久今一旦宮中取索
頗多恩澤日廣漸爲奢侈之事以招外人之言臣不
知陛下欲愛惜保全張氏或欲縱恣而敗之若欲保
全則須常令謙儉不至驕盈臣料八千疋綾羅必非
張氏一人獨用不過支散與衆人而已乃是枉費財

徼盡爲衆人至于中外譏議則陛下自受以此而言
虛散何益昨三月一日曹氏封縣君至初五日又封
郡君四五日間兩度封拜又聞別有内降應是疏遠
親戚盡求恩澤父母因子而貴可矣然名分亦不可
太過其他疏遠皆可減罷臣謂張氏未入宮之前家
遠親戚各皆何在今日富貴何必廣爲開人自招謗
議以累聖德若陛下只爲張氏計亦宜如此況此事
不獨爲張氏大凡後宮恩澤太多宮中用度奢侈皆
是爲損聖德之事繫於國體臣合力言伏望聖慈防
微杜漸早爲裁損取進止

與荆南樂書始隨世俗作時文得第巳來自以前所爲不足以稱有司之舉而當長者之知如改其爲旣幾有立然言出而罪至學成而身辱爲彼則獲譽爲此則受禍此明效也

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修頓首再拜啓急步至得七月十九日華州所發書伏審即日尊體動止萬福戎狄侵邊自古常事邊吏無狀即煩大賢伏惟執事忠義之節信于天下天下之士得一識面者退誇于人以爲榮耀至於游談布衣之賤往往竊託門下之名矧今以大謀小以順取逆濟以明哲之才有必成功之勢則士之好功名者於此爲時孰不願出所長少助萬一得託附以成其名哉況聞狂虜猖獗屢有斥指之詞加之輕傲頓募之辱至於執戮將吏殺害邊民凡此數事在於修輩

與石推官書士之不足爲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爲吏而不受貨財蓋道當然不足恃以爲賢也

此上序所人之當憤以

尤爲愧恥每一思之中夜三起不幸脩無所能徒以少喜文字過爲世俗見許此豈足以當大君子之舉

下邳自辭幕府

哉若夫參決軍謀經畫財利料敵制勝在於幕府苟不乏人則軍書奏記一末事耳有不待脩而堪者矣

答吳秀才書 文唯工而可喜易悅而自

由此始敢以親爲辭況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脩所好少爲進士時不免作之自及第遂棄不復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於職當作亦不爲作此師魯所見今

歐公崛强處

廢已久懼無好辭以辱嘉命此一端也伏見自至闕下辟士甚衆古人所與成事者必有國士共之非惟在上者以知人爲難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未易

多慷慨嗚咽之音覽之如聞擊筑者蓋秘

欲其盡死必深相知知之不盡士不爲用今奇怪豪

歐公氣之慷慨如此

儁之士往往蒙見收擇顧用之如何爾然尚感山林

天下之士

草莽有挺特知義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於門下也

歐公不欲依范公又欲范公情援

宜少思焉若修者佷無他才以當長者之用非敢劾

庸人苟且樂安佚也幸察

歐公本不欲爲范公幕府書記故云與之同其退

可也與之同其進不可也此是歐公自立處

釋秘演詩集敘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

何等胸次

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

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為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志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秘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秘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為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

伏匿隱於酒與極飲大歌一段案

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入自家）十年之間秘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予亦將老矣（盛衰離合處可淒）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秘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秘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胠其橐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秘演漠然無所向（結束照案）聞東西多山水其巔崖崛峍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序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篇尾）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看序前如
荀卿可謂
學矣而進
焉則號能
俟哉公之
勉人如此

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脩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于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

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臥而已其群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群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馬冊文之）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

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盖如此
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
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
稍稍見稱于人既去而與群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
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
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
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海陵許氏南園記事患不爲與夫怠而止爾惟力
行而不怠以止然後知予言之可信也浮槎山水
記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

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噫可懼也。

歐陽公極好爲文晚年見得如此吾輩生平好著文章以自娛當爲深省者

送楊寘序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于

送失意人以極得意處

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

摹爲之

體也夫琴之爲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

映起

風雅之音如欲神解

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

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廕調爲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

又一轉更深遠

行且遨遊酌酒進琴以爲別

公所厚善者曾鞏梅聖俞送梅序所謂能先群物而貴於世者特其異而已則光氣之輝然者豈能掩之哉送曾序曾生橐其文數十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無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其以節廉相許如此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突然從遂起說來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

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蜀）及南攻金陵（江南）功最多（一篇立論根）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于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入田秀才）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感慨）文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遂遊東山（伏結語引案）窺綠蘿溪坐盤石文初愛之留數日乃去夷陵者

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爲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
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爲山川之勝者由此而
上泝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絶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應首入蜀作韻語押結）
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
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
然而賦矣

豐樂亭記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于（興致）
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
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

之于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
滁于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
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于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
暉姚鳳于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
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
又感慨妙　又宋開說
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
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
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
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
盡矣今滁介于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

宋朝文字佳者最於瓏秀善脫不得一段守歐蘇皆不免焉如王之微過嶢刻會之微過謹嚴而弱徵亦見惟老泉雄渾尚帶胄氣耳

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春)芳(夏)而蔭喬木風霜(冬)冰雪刻露(秋)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游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樊侯廟災記

議歸於正分明是詛褒樊將軍之肯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剚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爲之也予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爲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傳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恣

雖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邪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邪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為風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為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喑嗚叱咤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唐荊川曰文不過三百字而十餘轉摺愈出愈奇文之最妙者也

太常博士尹君墓志銘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兄弟二人）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強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弟）好辯果於有爲子漸（兄）爲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抑）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一（揚）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抑）不干其意已而摧其成僞（揚）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揚）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予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誼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子蔭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

士及第爲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僉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曆五年三月十四日卒於官趙元昊寇邊圍定州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爲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嘗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

慶曆初韓范富公罷相歐公所最感傷處故凡于當時名士序志之文往往累欲及此

至期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可涕可涕）（悲憤之極）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于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洲里其生平所爲文章六十篇皆行于世男四人曰材植機桴嗚呼師魯常勞其（又以兩兄弟並不壽處尤感傷）智于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顛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近以不長豈其所

總寫交遊之情而自言及樂善宛然言外

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銘曰　有韞于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慨烈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果可嫉其如斯無限深情

張子野墓志銘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于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況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于予文宜其來請于予也初天聖九年予爲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

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于時一府之
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歡呼上下角逐爭相
先後以爲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　沉著
皆指爲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爲洛陽東西之
衝賢豪所聚者多爲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　宛轉
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砠水厓窮居獨遊
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鄉
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游之難得爲
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
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于是又知非徒相

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其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斂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化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姊也妣李氏永安縣大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任而被服操履甚于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參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參知政事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閬州閬中縣就拜

秘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伸郊社掌生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爲人外雖愉恬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禿且白矣予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邪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師而葬開封今爲開封人也銘曰　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屯其亨就短其長豈其中有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野之鄉三世于此其歸其藏

以悲慨帶敘事歐陽公知得曼卿如印在心故攄寫得會洩會笑

石曼卿墓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於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于時乃一混于酒然好劇飲大醉頹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卒

于京師晏卿少舉進士不第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晏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晏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軍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爲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晏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言欲引晏卿晏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晏然

以下節節摘涂出才之有以用處

内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説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爲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之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

才之有以用如

此落落可奇

賢愚皆盡析權及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為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大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于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有混以為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為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污迹卒困于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于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

一轉　危妙

打轉前

悲慨

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于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日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志其墓而廬陵歐陽修爲之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甎命太原王顧以丹爲隸書納於壙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葬君於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予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且封

寫事真

通篇交情相感歎更比諸篇有生色文章中之國風也

故舊之○情

哭而去今年春予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予蓋君之卒離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爲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山水竹林茂樹奇花怪石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予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爲樂而君爲人靜默修潔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爲其府推官既罷

○○○次堯夫行已處甚畧而以尹師魯之志爲案

入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其材君亦工書喜爲詩閒則從予遊其語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頹墜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志之曰飭身臨事予嘗愧堯夫堯夫不予愧也始君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遠其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通循溫醇感慨）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在此）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年矣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游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

古先生墓銘徂徠曾東山而先[illegible]隱者[illegible]嘗[illegible]矣

乎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哉惟爲善者能有後而記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于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碣於墓且以寫予之思焉吉甫今爲大理寺丞知緱氏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

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人後爲泰州如皋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學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

俾其徒以爲祖徠魯之聖先生昔之人所尊故因其所居止以記其有德之稱曰祖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與此篇並爲師道生色

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爲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

談舉止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
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學拜
秘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
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
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
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理評
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祿寺丞國子
監直講邇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
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已而病不
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

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

子禮路人嗟歎以為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

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山之

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墓其誌於幽堂

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

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

廬陵歐陽脩述

樂論

蘇洵

禮之始作也難（提綱）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承（承上）先之以耻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

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遂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鴆肉有堇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以苦口為諱去其鴆徹其堇則酒肉之權固勝于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

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雨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谹谹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

無数彭湃
總歸雄渾

樂為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説又何從而不信乎

詩論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于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有色不可為也為人臣為人子為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能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毆諸其

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
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
以博生者則人不敢獨死以遠吾法今也人道好色
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爲可以博
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
生之機去則禮爲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强人之
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
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得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
有之情邪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
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

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内竊妻之
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
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
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絶而怨之不禁則
彼將反不至于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
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無至于
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
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變柔媚而卒守以正
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讟而君臣之情
卒不忍去怨而不至于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

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于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于不勝也

夫橋之所以爲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于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禮焉窮於遷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

總結前

此文有道西漢學之者有一世一人而已

蘇詳○

書論

風俗之變聖人爲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于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

入題洒脫

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于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于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

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

怨入感慨文便頓挫

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爲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

爲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巳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嚣嚣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懇天下之民不巳悅也則又嚣嚣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爲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耳吁亦旣薄矣至于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

父偕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爲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爲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不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史論

史何爲而作也其有憂也何憂乎憂小人也何由知

史論下曰今夫繡繪黼黻衣服之所美者也尺寸而割之錯而綜之以爲[illegible]黼繪之[illegible]遷[illegible]者無乃知是乎

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檮杌檮杌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勸不待貶而懲然則史之所懲勸者獨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憂愈大憂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修經卒之論其效者必曰亂臣賊子懼由是知史與經皆憂小人而作其義一也其義一其體二故曰史焉曰經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實之辭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檢之此經史所兼而有之者也雖然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夫易禮

樂詩書言聖人之道與法詳矣然耒驗之行事仲尼
恐後世以是爲聖人之私言故因赴告策書以修春
秋旌善而懲惡此經之道也猶懼後世以爲己之臆
斷故本周禮以爲凡此經之法也至於事則舉其畧
辭則務於簡吾故曰經以道法勝。史則不然事既曲
詳辭亦夸耀所謂褒貶論贊之外亡幾吾故曰史以
事辭勝。使後人不知史而觀經則所褒莫先其善狀
所貶弗聞其惡實吾故曰經不得史亡以證其褒貶。
使後人不通經而專史則稱讚不知所法懲勸不知
所沮吾故曰史不得經亡以酌其輕重經或從僞赴

而書或隱諱而不書若此者衆皆適於教而已吾故曰經非一代之實錄史之一紀一世家一傳其間美惡得失固不可以一二數則其論贊數十百言之中安能事爲之褒貶使天下之人動有所法如春秋哉吾故曰史非萬世之常法夫規矩準繩所以制器器所待而正者也然而不得器則規矩之所效其圓矩之所用其方準之所施其平繩之所措其直史待經而正不得史而經晦吾故曰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

餘渡作掛居

噫一規一矩一準一繩足以制萬器後之人其務希遷固實錄可也愼亡若王通陸長源輩囂囂然冗且

倫則善矣。

辨奸論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疏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

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奸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亾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顔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

宋人文不如公抑或識不如公

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上畧拒謁此陡湧本人句奇起伏）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知此轉作結極斌媚）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茅鹿門曰荊川嘗讀韓非子八姦篇謂是一面照妖鏡予于老泉此論亦云

張文定公撰老蘇先生墓表云嘉祐初王安石名

爲盧黨友領一旹其命相制日生民以來數人而已造作語言至以爲幾于聖人歐陽修亦善之勸先生與之游而安石亦願交于先生先生日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弔先生獨不進作辨姦一篇

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它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進成敗之迹茍深曉其義施之于今無所不可非因請見求進太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

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為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為溝塍壅之為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為洪波瀦為太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為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

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爲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爲奸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爲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艸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艸莽之間秦楚亡賴子弟千百爲羣爭起而應之不可勝數轉鬬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于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于呂氏之禍訖孝文而

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又一喻暗應前江河之喻）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烏乎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千里之河一拳砥柱後歸過聖人接入宋事驟龍手也）祖太宗躬擐甲冑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荊楚九江之地不分于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結定了便轉入今事）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于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

凡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老蘇伸下蜀卒之驕故爲此論）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饋餉之費杵聲未絶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時事一一如手指）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遊所陌間其曹往往偶語以所忌諱聞之士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皆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耰畚築列于兩河之壖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絶者數十里猶且睊睊狼顧莫肯效用（當時士卒之情如此）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

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本爲名言以之關說韓魏公則必駭而無當）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爲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内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内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又以戰守二字續之尤字才不困）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

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

（此意可以行之於尊閫臨戎之賊而不可行之於樞筦執國之日）

（就綴上譬喻立論）

（以嚴濟寬於當時尤中宜參）

（此論從韓非孫武等書來）

無所歸懲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
恩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
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惟深仁以結其心太
尉厲威武以振其惰彼其恩天子之深仁則思而不
至于懲恩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
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邪

周而柔受之道立非太公吾誰望術
主宗念易太公之康試則變而不全於勝乃臣之體
將爲人近以某其術效其忠天子之深仁則思而不
忘而無爭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
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
道所謂後世先王所以成棟天下之務也休惟未行

文章之宗畢竟老蘇忠堂坡亦從心折

鳧繹先生詩集

宋蘇　軾

孔子曰吾猶及史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亾矣夫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於世也哉然且識之以爲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俗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馬則孔子識之而況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吾先君適京師與鄉士大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鳧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

○經○禮○樂○詩○論○見○一○班○矣○

○蕭○老○蘇○五○

予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爲斯文者也先生之遺文皆有爲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饑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爲高枝詞以爲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既沒而其言存士之爲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旣已鄙陋漢唐而其反復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軾是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録而藏之先生諱太初字醇之姓顔氏先師兖公之四十七世孫云

人亦是蘇家泒

以通經
古爲高
歐陽子
也

送人序

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於俗學俗學之患枉人之材窒人之耳目誦其師傳造字之語從俗之文才數萬言其爲士之業盡此矣夫學以明禮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學氣以達其文古之人道其聰明廣其聞見所以學也正志完氣所以言也王氏之學正如脫槧案其形模而出之不待修飾而成器耳求爲桓璧彝器其可乎

送張道士序

古者贈人以言彼雖不吾乞猶將發藥也蓋未有不

公曰夫亢者剛者之長也能默默乎

人生營晨正竟為何似也

吾乞而亦有待發藥者以吾友之賢茲又奚乞雖然我反乞之曰與吾友心肺之識幾三年矣非同頃暫也今乃別去遂默默而已矣抑不足教乎豈無事於教乎將周旋終始籠絡蓋遮有所惜乎嗟僕之才陋甚也而吾友每過愛豈信然乎止於此可乎抑容有未至當勉乎自念明於處已暗於接物其不可至死以不喜故譏罵隨之抑足恤乎將從從然與之合乎身且老矣家且窮矣與物日忤而取途且遠矣將明滅如草上之螢乎浮沉如水中之魚乎陶者能圓而不能方矢者能直而不能曲將為陶乎將為矢乎由

有蕨薇可羞也野有麋鹿可脯也一絲可衣也一瓦可居也詩書可樂也父子兄弟妻孥可游衍也將辦世路而適吾所自適乎抑富貴聲名以偷夢幻之快乎行乎止乎遲乎速乎吾友其可教也默默而已非所以望吾友也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

讀此一記子由必亦[illegible]

遂以追其所見如兎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爲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以子爲有道者則非也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

森生鱗亂我鬢石散爲東坡頭如復在茲

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爲韈士大夫傳之以爲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爲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韈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畧曰擬將一段鵝谿絹掃取寒稍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以研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篔簹谷偃竹遺余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

之勢篔簹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篔簹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

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于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子姑神記

元豐三年正月朔日予始去京師來黃州二月朔至

述妾求誌傳

一番变便多一番文字

郡至之明年進士潘丙謂予曰異哉公之始受命黃人未知也有神降于州之僑人郭氏之第與人言如響且善賦詩曰蘇公將至而吾不及見也已而公以是日至而神以是日去其明年正月丙又曰神復降于郭氏予往觀之則衣草木為婦人而置箸手中二小童子扶焉以箸畫字曰妾壽陽人也姓何氏名媚字麗卿自幼知讀書屬文為伶人婦唐垂拱中壽陽刺史害妾夫納妾為侍妾而其妻妬悍甚見殺于厠妾雖死不敢訴也而天使見之為直其寃且使有所職於人間蓋世所謂子姑神者其類甚衆然未有如

伊川見之又當何如斤公

女之卓然者也公少留而爲賦詩且舞以娛公詩數十篇斂捷立成皆有妙思雜以嘲笑問神仙鬼佛變化之理其荅皆出於人意外坐客撫掌作道調梁州神起舞中節曲終再拜以請曰公文名於天下何惜方寸之紙不使世人知有妾乎予觀何氏之生見掠於酷吏而遇害於悍妻其怨深矣而終不肯言刺史之姓名似有禮者客至逆知其生平而終不言人之陰私與休咎可謂知矣又知好文字而耻無聞於世皆可賢者祖爲之錄著其意焉

辨舉王葦劄子

大舉司馬光以自證寧百見譏於小人無一得罪于君子○公自辨書亦未見如此着力大都當時人材議論可知

臣近舉宗正寺丞王鞏充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

聞臺諫官言鞏奸邪及離間宗室因語事臣以護薦舉奉聖旨除鞏西京通判謹按鞏好學有文强力敢言不畏强禦此其所長也年壯氣盛銳於進取好論人物多致怨憎此其所短也頃者竄逐萬里偶獲生還而容貌如故志氣逾厲此亦有過人者故相司馬光深知之待以國士與之往返論議不一臣以爲所短不足以廢所長故爲國收才以備選用去歲以來吏民上書蓋數千人朝廷委司馬光看詳擇其可用者得十五人又於十五人中獨稱獎二人孔宗翰與

[illegible]不問之

忽添一趙彥若文字錯落可喜

輩是也輩緣此得減三年磨勘仍擢爲宗正寺丞則臣之稱薦舉光之擢用其事正同若果是姦邪臺諫當此時何不論奏輩上疏論宗室之疏遠者不當稱皇叔皇伯雖未必中理然不過欲尊君抑臣務合古禮而已何名爲離間哉況輩此議執政多以爲非獨司馬光深然之故下禮部詳議又兵部侍郎趙彥若亦曾建言若果是離間光亦離間也彥若亦離間也方行下有司時臺諫初無一言及光没之後乃有姦邪離間之說則是輩之邪正係光之存亡非公論也輩與臣世舊幼小相知從臣爲學何名儅事三者之

論了無一實上賴聖明不以此罪輩亦不以此責臣止除外官以厭塞言者之意臣復何所辨論但痛司馬光死未數月而所賢之士變爲姦邪又傷言者本欲中臣而累及輩誣罔之漸懼者甚衆是以冒昧一言伏深戰越取進止

杭州召還乞郡狀

竊慮區區之誠未能遼回天意須至盡露本心重干聖聽臣昔於治平中自鳳翔職官得替入朝首被英宗皇帝知遇欲驟用臣當時宰相韓琦以臣年少資淺未經試用故且與館職亦會臣丁父憂去官及服

闕入覲便蒙神宗皇帝召對面賜獎激（宋國）許臣職外言（禍端）
事臣性羈旅之臣未應得此豈非以英宗皇帝知臣
有素故耶是時王安石新得政變易法度臣若少加
附會進用可必自惟遠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
天負心欲具論安石所為不可施行狀以裨萬一然
未測聖意待臣深淺因上元有旨買燈四千枝有司
無狀虧減市價臣即上書論奏先帝大喜即時施行
臣以此卜知先帝聖明能受盡言上疏六千餘言極（以多為貴何亦）
論新法不便後復因考試進士擬對御試策進上并（行此）
言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先帝雖未聽從然亦嘉臣

愚直初不譴問而安石大怒其黨無不切齒爭欲傾
臣御史知雜謝景溫首出死力彈奏臣丁憂歸鄉日
舟中曾販私鹽遂下諸路體量追捕當時稍工篙手
等考掠取證但以實無其事故鍛鍊不成而止臣緣
此懼禍乞出連三任外補而先帝眷臣不衰時因賀
謝表章即對左右稱道黨人疑臣復用而李定何正
臣舒亶三人構造飛語醞釀百端必欲致臣於死先
帝初亦不聽而此三人執奏不已故臣得罪下獄定
等選差悍吏皇遵將帶吏卒就湖州追攝如捕寇賊
臣即與妻子訣別留書與弟轍處置後事自期必死

遇揚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監守不果到獄即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獄有所約敕故獄吏不敢別加非横臣亦覺知先帝無意殺臣故復留殘喘得至今日及竄責黃州每有表疏先帝復對左右稱道哀憐獎激意欲復用而左右固爭以爲不可臣雖在遠亦具聞之古人有言聚蚊成雷積羽沉舟言寡不勝衆也以先帝知臣特達如此而臣終不免於患難者以左右疾臣者衆也及陛下即位起臣於貶所不及一年備位禁林遭遇之異古今無比臣每自惟臣蟲草木之微無以仰報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獨立

不倚知無不言可以少報萬一始論衙前差顧利害與孫永傅堯俞韓維爭議因亦與司馬光異論光初不以此怒臣而臺諫諸人逆探光意遂與臣爲仇臣又素疾程頤之姦未嘗假以色詞故頤之黨人無不側目自朝廷廢黜大姦數人而其餘黨猶在要近陰爲之地特未敢發爾小臣周穜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享以嘗試朝廷臣竊料穜草芥之微敢建此議必有陰主其事者是以上書逆折其姦鋒乞重賜行遣以破小人之謀因此黨人尤加忿疾其後又於經筵及論黄河不可回奪利害且上疏爭之遂大失執

言者不赦 [illegible]

故意積此數事恐別致患禍又緣臂痛目昏所以累章力求補外竊伏思念自忝禁近三年之間臺諫言臣者數四只因發策草麻羅織語言以爲謗訕本無疑似自加誣執其間曖昧譖愬陛下察其無實而不降出者又不知其幾何矣若非二聖仁明洞照肝膈則臣爲黨人所傾首領不保豈敢望如先帝之赦臣乎自出知杭州二年粗免人言中間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二人益攻積獘事不獲已陛下亦已赦臣而言者不赦論奏不已其意豈爲顏章等哉以此知黨人之意未嘗一日不在傾臣洗垢求瘢止得此事今者

忽蒙聖恩召還擢用又除臣弟轍爲執政此二事皆非大臣本意竊計黨人必大猜忌磨厲以須勢必如此聞命悸恐以福爲災即日上章辭免乞郡行至中路果聞弟轍爲臺諫所攻般出辭宇待罪又蒙陛下委曲照見情狀方獲保全臣之剛褊衆所共知黨人嫌忌甚於弟轍豈敢以衰病之餘復犯其鋒雖自知無罪可言而今之言者豈問是非曲直竊謂人主之

自英宗以來

待臣子不過公道以相知黨人之報怨嫌必爲巧發而陰中臣豈敢恃二聖公道之知而傚黨人陰中之禍所以不避煩瀆自陳入仕以來進退本末欲陛下

知臣危言危行獨立不回以犯衆怒者所從來遠矣
又知陛下知臣平生冒涉患難危嶮如此今餘年無
幾不免有遠禍全身之意再三辭遜實非驕飾柳下
惠有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臣若貪得患失
隨世俛仰改其常度則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
心始終不變則群小側目必無安理雖蒙二聖深知
亦恐終不勝衆所以反覆計慮莫若求去非不懷戀
白古地步又[illegible]禍端
天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餘耻復與群小計較短長
曲直爲世間高人長者所笑伏望聖慈察臣至誠特
賜指揮執政檢會累奏只作親嫌回避早除一郡所

有今來奏狀乞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臣不勝大願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邊郡臣不敢辭避報國之心死而後已惟不願在禁近使黨人猜疑別加陰中也干犯天威謹俟斧鑕臣不任祈天請命戰恐隕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進單鍔吳中水利書狀

臣竊聞議者多謂吳中本江海太湖故地魚龍之宅而居民與水爭尺寸以故常被水患盖理之當然不可復以人力疏治是殆不然臣到吳中二年雖為多雨亦未至過甚而蘇湖常三州皆大水害稼至十七

河狀潮日海門東來浮山時江與潮相激山相望錯入爲亂潮水往往於湖渾中湧田陵阜十數里旦夕又失老弱呌號于瑞涨之間故未及終已爲潮水捲去

八今年雖爲淫雨過常三州之水遂合爲一太湖松江與海渺然無辨者蓋因二年不退之水非今年積雨所能獨致也。（震澤吐納衆水。今納而不吐）父老皆言此患所從來未遠不過四五十年耳。而近歲特甚蓋人事不修之積非特天時之罪也。三吳之水瀦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水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故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官私船舫皆以篙行無陸挽者。古人非不知爲挽路以松江入海太湖之咽喉不敢鯁塞故也自慶曆以來松江始大築挽路建長橋植千樁水中

宜不甚礙。而夏秋漲水之時。橋上水常高尺餘。十里積石壅土築爲挽路乎。自長橋挽路之成。公漕運便之。日葺不已。而松江始艱噎不快。江水不決。軟緩而無力。則海之泥沙隨潮而上。日積不已。故海口湮滅。而吳中多水患。近日議者。但欲發明浚治海口。而不知江水艱噎。雖暫通快。不過歲餘。泥沙復積。水患如故。今欲治其本。長橋挽路固不可去。惟有鑿挽路於舊橋外。別爲千橋。橋洪各二丈。千橋之積爲二千丈水道。松江宜加迅駛。然後官私出力以浚治江海口。旣浚而江水有力。則泥沙不復積。水患可以

河狀潮目海門東來浒山岭江與瀕浦諸山相望錯入故亂潮水往往於湖瀾中湧由陵阜十數里旦夕又失老弱呼號于湍漲之間截未及終巳為潮水攻去

入今年雖爲淫雨過常三州之水遂合爲一太湖松江與海渺然無辨者蓋因二年不退之水非今年積（震澤吐納衆水今納而不吐）雨所能獨致也父老皆言此患所從來未遠不過四五十年耳而近歲特甚蓋人事不修之積非特天時之罪也三吳之水瀦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水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故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官私船舫皆以篙行無陸挽者古人非不知爲挽路以松江入海太湖之咽喉不敢鯁

自慶曆以來松江始大築挽路

宜不甚礙而夏秋漲水之時橋上水常高尺餘
十里積石壅土築爲挽路乎自長橋挽路之成公私
漕運便之日葺不已而松江始艱噎不快江水不快
軟緩而無力則海之泥沙隨潮而上日積不已故海
口湮滅而吳中多水患近日議者但欲發明浚治海
口而不知江水艱噎雖暫通快不過歲餘泥沙復積
水患如故今欲治其本長橋挽路固不可去惟有鑿
挽路於舊橋外別爲千橋橋洪各二丈千橋之積爲
二千丈水道松江宜加迅駛然後官私出力以浚海
口海口既浚而江水有力則泥沙不復積水患可以

少貴臣之所聞大畧如此而未得其詳舊聞常州宜興縣進士單鍔有水學故召問之出所著吳中水利書一卷且口陳其曲折則臣言止得十二三年臣與知水者考論其書疑可施用謹繕寫一本繳進上伏望聖慈深念兩浙之富國用所恃歲漕都下米百五十萬石其他財賦供饋不可悉數而十年九澇公私凋弊深可愍惜乞下臣言與鍔書委本路監司躬親按行或差强幹知水官吏考實其言圖上利害臣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辭免撰趙瞻神道碑狀

昔所敬坡公此第一簡公文字尊施與窮神尚不肯濫典責

奏准勅差撰故中散大夫同知樞密院趙瞻神道碑并書者右臣平生不爲人撰行狀埋銘墓碑士大夫所共知近日撰司馬光行狀蓋爲光曾爲亡母程氏撰埋銘又爲范鎮撰墓誌蓋爲鎮與先臣洵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詔撰司馬光富弼等墓碑不敢固辭然終非本意况臣危病廢學文辭鄙陋不稱人子所以欲顯揚其親之意伏望聖慈別擇能者特許辭免

乞增修弓箭社條約狀

寶元慶曆中趙元昊反屯兵四十餘萬招刺宣議保

此法通行各邊何至倉卒召募

捷二十五萬人皆不得其用卒無成功范仲淹劉扈种世衡等專務整緝蕃漢熟戶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礪其人者非一道藩籬既成賊來無所得故元昊復臣今河朔西路備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為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眾所服者為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北虜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鋪戶相望若透漏北賊及本土強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有警急擊鼓集眾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

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勇甚畏之先朝名臣帥定州者如韓琦龐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爲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具今州縣委實全籍此等夤夜防托顯見弓箭社實爲邊防要用其勢決不可廢但以兼充保甲之故召集追呼勞費失業今雖名目具存責其實用不逮往日臣竊謂陝西河東弓箭手官給良田以備甲馬今河朔沿邊弓箭社皆是人戶祖業田產官無絲毫之給而捐軀捍邊器甲鞍馬與陝西河東無異苦樂相遼未盡其用近日霸州文安縣及真定府北寨皆有此賊驚劫人戶

歐陽公極稱蘇氏四六此篇尤枱太平氣

捕盜官吏拱手相視無如之何以驗禁軍弓手皆不得力向使州縣逐處皆有弓箭社人戶致命盡力則北賊豈敢輕犯邊寨如入無人之境

杭州謝上表

入奉榮嚴出膺方面皆人臣之殊選在儒者以尤榮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受寵逾涯積憂成疾既思退就於安養又欲少逃於滿盈仰荷至仁曲從微願江山故國所至如歸父老遺民與臣相問知朝廷輟近侍爲太守蓋聖主視天下如一家鞭朴未施爭訟幾絕皆臣之厚幸豈易名言此蓋伏遇太皇太

姿至詩與楚詞則求之於世可與傳比者不過數人此固不待軾言公自知之然傳嘗望公不爲力致一官軾私心以爲公非有所愛也知傳所稟付至薄不仕官耳今年正月軾過岐下而傳居喪二曲使人問訊其家而傳徑至長安見軾於傳舍道其飢寒窮苦之狀以爲幾死者數矣賴公而存又且薦我於朝吾平生無妻近有彭駕部者聞公薦我許嫁我其妹若免喪得一官又且有妻不虛作一世人皆公之賜軾既爲傳喜且私憂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傳則爲非常之福恐不能就今傳果死悲夫書生之窮薄

至於如此其極耶夫傳之才器固不通於世然譬
只是不通曉世事耳目珠玉也
之象犀珠玉雖無補於飢寒要不可使在塗泥中也
公所以終薦傳也今父子暴骨僧寺中孀母弱弟自
謀口腹不暇決不能葬軾與之故舊在京師者數人
相與出錢賻其家而氣力微薄不能有所濟甚可憫
笑公若猶憐之不敢望其他度可以葬傳者足矣陳
恐過又生災
繹學士當往涇州而宋廸度支在岐下公若有以賜
之軾且斂衆人之賻併以予陳而致之宋使葬之有
餘以予其家傳平生所爲文當使人就其家取之若
獲當獻諸公于月左右無任戰越

謝三伏表
星火見面
金徽日方
可畏朝氣
氣而晝脩
藏少休
一路不可
不知賀歟

居陛下天地之仁賢愚兼取日月之照邪正[illegible]
包函其惷迂欲保全其終始兄弟孤立親奉於
音死生不移更誓名於晚節
杭州上執政啟湖山如傳魚鳥亦怪其哀殘爭訟
稍稀吏民習知其頑鈍

謝兼侍讀表

伏念臣志大而才短論迂而性剛以自用不回之心
處衆人必爭之地不早退縮安能保全是以三年翰
墨之林屢遭飛語再歲江湖之上粗免煩言豈此身
愚智之殊蓋所居閑劇之致臣之自處何者爲宜而

時政任欲中外爲天下儲老成之士而私言明皆得保身之全可謂也

況講讀之司帷幄最近分章摘句則何以報非常之知因事獻言又必貽前日之患雖仰恃天日之照實常負氷淵之虞恭惟皇帝陛下大德庇民小心順帝雖天覆地載以聖不可知爲神而日就月將以學而不厭爲智畄收舊物以廣多聞臣敢不職思其憂本無分於中外欲報之德誓不易於先生

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

軾再拜近得秦中故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中病死軾往歲官岐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爲人不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其文字蕭然有出塵之

愛人以德

雖其爲之

黃州上文潞公書

軾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恚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燒之比事定重復尋理十亾其七八矣到黃州無所用心輒復覃思于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學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窮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復淪沒不傳意欲寫數本留間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爲凶衰不祥之書莫

可收藏又自非一代偉人不足託以必傳者莫若獻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力裝寫獨致論語說五卷公退閒暇一爲讀之就使無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軾在徐州時見諸郡盜賊爲患而察其人多凶俠不遜因之以飢饉恐其憂不止於竊攘剽殺也輒帥具其事上之會有旨移湖州而止家所藏書既多亡軼而此書本以爲故紙糊籠篋獨得不燒籠破見之不覺惘然如夢中事輒錄其本以獻軾廢逐至此豈敢復言天下事但惜此事粗有益于世既不復施行猶欲公知之此則宿昔之心掃除未盡者

坡公至受用太過又于攻壇時受用更太過此見春夢婆之浅

也公一讀訖即燒之而已。

答秦太虛書

得罪以來不復作文字。自持頗嚴。若復一作。則決壞藩墻。今後仍復衮衮多言矣。初到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塊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

邑中往往爲風濤所隔不能即歸則王生能爲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釅柑橘椑柹極多大芋長尺餘不減蜀中外縣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牛麞鹿如土魚蠏不論錢岐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黃州曹官數人皆家善庖饌喜作會太虛視此數事吾事豈不既濟矣乎欲與太虛言者無窮但紙盡耳展讀至此想見掀髯一笑也

答李昭玘書

軾啓向得王子中兄弟書其道足下每相見論輒見

若李廌言比虛名之罪于死功受上鈞深不敢人造作言語移相粉飾以益其疾又不畏矣而且樂矣

及意相子甚厚即欲作書以道區區又念方以罪垢廢放平生不相識而相向如此此人必有以不肯欺左右者軾所以得罪正坐名過實耳年大以來平日所好惡憂畏皆衰矣獨畏過實之名如畏虎也以此未敢相聞今獲來書累幅首尾句句皆所畏者謹再拜辭避不敢當然少年好文字雖自不能工喜誦他人之工者今雖老餘習尚在得所示書反復不知厭所稱道雖不然然覩其筆勢俯仰亦足以粗得足下爲人之一二也幸甚幸甚比日履茲春和起居何似軾蒙庇粗遣身念處世窮困所向輒値牆谷無一遂

者獨於文人勝士多獲所欲如黃庭堅魯直晁補之無咎秦觀太虛張耒文潛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軾獨先知之今足下又不見鄙欲相從游豈造物者專欲以此樂見厚也耶然此數子者挾其有餘之資而驁於無涯之知必極其所如往而後已則亦將安所歸宿哉惟明者念有以反之魯直既喪妻絕嗜好蔬食飲水此最勇決舍弟子由亦云學道三十餘年今始粗聞道考其言行則信與昔者有間矣獨軾倀倀焉未有所得也

答張文潛書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者正賴魯直少游无咎履常與君等之一人耳

軾啟比日酷暑不審起居何如頃承示長箋及詩文一軸日欲裁謝因循至今悚息今時為文者至多可喜者亦衆然求如足下閒暇自得清美可味者實少也敬佩厚賜不敢獨饗當出之知者世間唯名實不可欺。文章如金玉各有定價。先後進相汲引因其言以信于世則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蓋付之衆口決非一夫所能抑揚。軾於黄魯直張文潛輩數子特先識之耳。始誦其文蓋疑信者相半久乃自定翕然稱之。軾豈能為之輕重哉。非獨軾如此雖向之前輩亦不過如此也。而況外物之進退此在造物者非軾事

辱見覬之重不敢不盡承不久出都尚得一見否

與李方叔書

頃年於稠人中驟得張秦黃晁及方叔履常意謂天不愛寶其獲蓋未艾也比來經涉世故間關四方更欲求其似邈不可得以此知人決不徒出不有立於先必有覺於後也如方叔飄然布衣亦幾不免淳甫少游又安所獲罪遂斷弃其命言之何益付之清議而已憂患雖已過更宜慎口以安晚節

表忠觀碑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

之作上讀之所求搜全集又讀之

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祖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

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游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有德于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釃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

子墳塋祠以大牢令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奬忠臣慰荅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音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艸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墮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

冀人經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
騎蒙强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
玉册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
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
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
託國三五相承以待有德旣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
之志我惟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
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
之陽巋焉新宫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
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祭張文定公文

軾於天下未嘗誌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偉歟我公實浮于聲知公者天寧係此銘令公永歸我留淮海寓辭千里濡袂有淮尚饗

題三國名臣贊

的是定論即三國文字豈可獲

西漢之士多智謀薄于名義東京之士尚風節短于權略兼之者三國名臣也而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未易以世論

雪浪齋銘 并引

予于中山後圖得黑石白脈如蜀孫位孫知微所畫

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得白石曲陽爲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其室曰雪浪齋云

盡水之變蜀兩孫與不傳者歸九原異哉駁石雪浪飜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飛空漱其根東坡作銘豈多言四月辛酉紹聖元

錫杖泉

錫杖泉在羅浮寶積寺卽景泰禪師卓錫之地亦謂之卓錫泉蘇軾曰予昔自汴入淮泛江泝漢歸蜀飲江淮水葢彌年旣至覺井水腥澀百餘日然後安之以此知江之甘于井也審矣予來嶺外自揚子江始

意爲世間高人見者所笑蓋指此等

飲江水及至南康江益清駛水益甘則又知南江賢於此江也近度嶺入清遠峽水色如碧玉味亦益勝今日游羅浮酌景泰禪師錫杖泉則清遠水又在下矣嶺外惟惠人喜鬪茶此水不虛出也

記游

昔爲鳳翔幕過長安見劉原父留吾劇飲數日酒酣謂吾曰昔陳季弼告陳元龍曰聞遠近之論謂明府驕而自矜元龍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絜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

文舉雄姿傑出有王伯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安足錄哉因仰天太息此亦原父之雅趣也吾後在黃州作詩云平生我亦輕餘子晚歲誰人念此翁葢記原父語也原父既沒久矣尚有貢父在每與語今復亾矣何時復見此俊傑人乎悲夫

古迹

黃州守居之數百步爲赤壁或言即周瑜破曹公處不知果是否斷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鶻巢其上有二蛇或見之遇風浪靜輒乘小舟至其下捨舟登岸入

徐公洞非有洞穴也但山崦深邃耳圖經云是徐邈不知何如人非魏之徐邈也峽多細石往往有温瑩如玉者深淺紅黄之色或細紋如人手指螺紋也既數游得二百七十枚大者如棗栗小者如芡實又得一古銅盆盛之注水粲然有一枚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爲羣石之長

范祖禹可著作郎

敕具官范祖禹左右起居東觀著作皆史事也今左右史讀書巳行之政有司之常事至于廊廟大議君臣相與之際所以與壞治忽之由一歸于東觀則著

作之任顧不重歟非得亶亮多聞古之所謂益友者奮筆于其間則善惡貿亂後世無所考信汝既任其職矣益進而專之朕苟有過猶當直書而况其餘乎往祇厥官無曠乃職可

張汝賢可直龍圖閣發運副使

敕具官張汝賢朝廷於南方復置都漕者所以均節諸路之有無使歲課時入而已非以求贏也至俗吏爲之則多收羨財以幸恩寵而民受其病以爾昔爲御史彌稱敢言奉使江表臯人斯得庶幾知義利之分者是以命爾寵之新職往惟欽哉

王晳可知衛州

敕具官王晳凡我四朝之舊經德秉哲篤老不衰者今幾人哉以爾好學守節名在循吏而久不治民朕甚惜之大行之麓民朴訟簡守以安靜莫如汝宜可

韓維父億贈冀國公

敕朕聞仁宗在位之久有同成康得士之盛不減武宣如儲藥石以待疾病如植梓漆以備器用凡在左右文武之選率多慶曆嘉祐之人而況一時之老成與聞當年之大政德業傳于父老儀刑見于子孫名在國史像在原廟朕用慨然想見其人具官某故父

叅知政事贈太師秦國公恭少禀異材進由直道出爲循吏入爲名卿福禄終身而人不疵富貴奕世而天不猒篤生三子翼輔兩朝旌旄交馳棨戟互設厭欲賁其家廟而贅已窮于人爵攺封大國益著隆名庶使郢陵之老臣亦爲北土之藩輔

董珪父叅年一百二歲可承輔郎致仕

敕董珪父叅古者天子廵守方岳之下問百年者就見之而絳縣役老趙武謫其輿尉今汝黄髮駢背以上壽聞其可使與編戶齒乎往以忠孝教而子孫可

賜新除落致仕依前光禄大夫范鎮赴闕詔

勑范鎮夫有德君子以精神折衝樽之麟鳳能服猛鷙朕虛懷前席以致諸老非敢必以事諉也苟得黃髮之叟皤然在位則朝廷尊嚴奸宄消伏卿雖篤老乃心王室毋憚數舍之勞以副中外之望

王安石贈太傅

勑朕式觀古初灼見天意將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于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故觀文殿大學士守司空集禧觀使王安石少學孔

蓋晚師瞿曇罔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陳迹作新斯人屬熈寧之有爲冠羣賢而首用信任之篤古今所無方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浮雲何有脫屣如遺屢爭席於漁樵不亂羣于麋鹿進退之際雍容可觀朕方臨御之初哀疚罔極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觀規模想見風采豈謂告終之問在予諒闇之中胡不百年爲之一涕於戲死生用捨之際孰能違天贈賻哀榮之文豈不在我是用寵以師臣之位蔚爲儒者之光庶幾有知服我休命可特贈守太傅

林希可中書舍人

敕文章之變與時盛衰譬如八音可以觀政而况誥命之出學者所師號令以之重輕風俗因而厚薄本朝華五代積衰之氣繼兩漢爾雅之文而大道中微異端所汨欲復祖宗之舊必以訓詞為重故難其人不以輕授具官林希博聞强識篤學力行綽有建安之風流逮聞正始之議論徑踐外制為朝廷潤色其精微期配昔人使天下識典刑之髣髴務究所學朕將觀焉可

峻靈王廟記

公之旨只
你如此

古者王室及大諸矦皆有寶周有琬琰大玉魯有夏后氏之璜皆所以守其社稷鎮其人民也唐代宗之世有比丘尼若夢恍惚見上帝得八寶以獻諸朝且傳命曰中原兵久不解腥聞于天故以此鎮之卽改元寶應是以知天亦分寶鎮世也自徐聞渡海歷瓊至儋耳又西昌化縣西北有山秀峙海上石峯巉然若巨人冠帽西南向而坐者里人謂之山落膺而僞漢之世封其山神鎮海廣德王五代之末南夷有望氣者曰是山有寶氣上達于天艤舟其山斵山發石以求之夜半大風浪覆其舟空中碎之石峯之右夷

皆溺死僧之父老猶有及見敗船山上者今獨有
石存焉耳天地之寶非人之所得睥睨者晉張華使
其客雷煥發豐城獄取寶劒佩之終以遇禍坐此也
今夫此山之上上帝賜寶以奠南極而貪昧者知之
夷欲以力取而已有之其誅死宜矣紹聖四年七月
瓊州別駕蘇某以罪遣於儋至元符三年五月詔徙
廉州自念謫居海南三載飲鹹食腥淩暴颶霧而
得生還者山川之神實相之謹再拜稽首向西而辭
焉且書其事碑而銘之山有石池產有紫鱗弍不可
犯石峯之側有荔枝黃柑得就食持去即有風霆之

變銘曰瓊崖千里環海中民夷雜居古相蒙方壺蓬萊此別宮峻壘獨立秀且雄爲帝守寶世嚴恭庇蔭嘉穀歲屢豐大小逍遥逐蝦龍鶢鶋安棲不避風我浮而西今復東碑銘煒然昭亡窮

何等識見
何等筆力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王安石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尚書戶部員外郎呂君沖之始稽之衆史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楊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勸已下又得其在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鑱之東壁夫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此一句猶有無力妙）能如是而天子猶爲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

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爲先急而況於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

荆公之創條例自爲此意

勢皆得以議于上而改爲之非特當守成法吝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于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于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

荆公本色佳處

蓋呂君之志也

芝閣記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埜老攀緣狙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于九州四海之間蓋幾于盡矣至今上即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埜老

感慨可須

何肯

辱于民

逸興滿眼餘音不

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况於行先王之治哉太丘陳君學文而好奇芝之生于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于其居之東偏擷取而藏之葢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于天子或貴于士或辱于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于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遊褒禪山記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

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

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

暗伏篇末案

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

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

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

其好游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予與四人擁火以入

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

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

嫋娜

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

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

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于天地山川艸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于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又入一層）不隨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爲可譏而在巳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予

感慨悽惋乎文多諷

于仆碑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無窮之感）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盧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予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秘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秘閣校理新差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晉慶丁君卒臨川王某曰噫吾僚也方吾少時輔我以仁義者乃發哭弔其孤祭焉而許以銘越三月君壻以

狀至乃敘銘趣其葬敘曰君諱寶臣字元珍少與其
兄宗臣皆以文行稱鄉里號爲二丁景祐中皆以進
士起家君爲峽州軍事判官與廬陵歐陽公游相好
也又爲淮南節度掌書記或誣富人以博州將貴人
也猾而黠吏莫敢議君獨力爭正其獄又爲杭州觀
察判官用舉者兼州學教授又用舉者遷太子中允
知越州剡縣蓋其始至流大姓一人而縣遂治卒除
弊興利甚衆人至今言之於是再遷爲太常博士移
知端州儂智高反攻至其治所君出戰能有所捕斬
然卒不勝乃與其舟人皆去而避之坐免一官徙黄

不掩其失亦于中回護

州會恩除太常丞監湖州酒又以大臣有解舉者遷博士就差知越州諸暨縣其治諸暨如剡越人滋以君爲循吏也英宗即位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編校秘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質直自守接上下以恕雖貧困未嘗言利于朋友故舊無所不盡故其不幸廢退則人莫不憐少進也則皆爲之喜居無何御史論君嘗廢矣不當復用遂出通判永州世皆以咎言者謂爲不宜夫毆未嘗教之卒臨不可守之城以戰豚狠百倍之賊義令之法則獨可守亦爾論古之道則有不去以死有去之以生吏方操法以責

誌孔處士曰漢之東徙高守節之士而亦以故成俗故常世處士之聞独多于后世乃世于今以名爲賢而處者蓋亦先有几

士則君之流離窮困幾至老死尚以得罪于言者亦其理也銘曰　文于辭爲達行於德爲充道于古爲可命于今爲窮嗚呼已矣卜此新宮　妙

王深甫墓志銘

通篇以虛景相感慨而多沉鬱之思

吾友深甫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已任蓋非至于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于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知、而、难、句）謂迂濶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爲深甫也令深甫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

[illegible]……行于世邪

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于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爲道不任于天德不酬于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于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于楊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爲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爲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眞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

知、而、不、知、

然尚如此嗟乎深甫其智雖能知輒其於爲雄雖爲

無限之悲無限之惜

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既早夭豈特無

所遇于今又將無所傳于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

如此蓋非予所能知也銘曰　嗚呼深父維德之仔

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

侮神則尚反歸形此土

比部陳君墓銘

於此有本焉一本而中分其材均當之時又均或斷

而文或剖以爲犧尊誰令然邪其偶然邪吾又何嗟

荊州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墓誌銘

蕭折

自負

嗟乎劉君宜壽而顯何畜之久而施之淺雖或止之亦或使之惟其有命故止于斯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銘

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于斯誰或使之

胡君墓銘

壽七十一不爲不多吾與之銘千古不磨

建安章君墓銘

弗續弗雕弗鼓以爲高俯以狎於埜仰以游於朝中則有實視銘其昭

祭周道幾文

矜我見君皆童而幘意氣豪悍崩山決澤弱冠相覩隱憂困窮貌則伴年心頽如翁俛仰悲歡超然一世皓髮黧黻分當先斃孰知君子赴我稱孤發封涕洟舉屋驚呼行與世乖惟君繾綣弔祠問疾書猶在眼序銘于石以報德音設辭雖褊義不愧心君寔愛我祭其如歆

祭曾博士易占文

嗚呼公以罪廢寔以不幸卒困以天亦惟其命命與才違人寔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為誰公之閭里宗親

奇崛之文

黨友知公之名於寔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云不諧而厄孔多地大天穹有時而毀星日脫敗山傾谷圮人居其間萬物一偏固有窮通世數之然至其壽夭尚何憂喜要之百年一蜕以死方其生時窘若囚拘其死以歸混合空虛以生易死死者不祈惟其不是生者之悲公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其悼嗟埋則然其情難忘哭泣馳辭往侑奠觴（轉）

祭高師雄主簿文

（起使驟）

我始寄此與君往還于時康定慶曆之間愛我勤我急我所難日月一世疾于跳丸南北幾時相見悲歡

去歲憂除追尋陳迹淮水之上治城之側握手笑語有如一昔屈指數日待君歸舲安知彌年乃見哭庭維君家行可謂修飭如其智能亦豈多得垂老一命終于遠域豈惟故人所爲嘆惜撫棺一奠以告心惻

歐陽公祭文當以此爲第一

祭歐陽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溟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于當時死有傳于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見于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

于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邅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于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

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涕泣而歔欷而況朝士大夫乎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此等文古今有數制用云深究利害是大文字

唐論

宋 蘇轍

天下之變常伏于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為內憂外重則為外患古者吏兵京師外無強臣天下之事皆制于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于左右之大臣則生于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于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

晴用

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縣地千里內不勝于其外以至于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于此也于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于天子然至于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于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爲相備五刑而死于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于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于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

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于文景而爲淮南濟北吳楚之亂于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成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于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爲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爲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爲內憂在外則爲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于天下非如婦人孺

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于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于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强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爲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

帥之臣常不至于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正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于乘隙間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爲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于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

故曾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爲變而外之不敢爲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彊兵悍將皆爲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爲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于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于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于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

得要領

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爲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爲之一言而震慴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胤假倚朱温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于外重而外重之弊起于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愚竊謂今之兵滿天下並不得藉之行伍以折衝禦侮而北自遼陽迄臨洮延袤五千餘里僅得戍守之兵以乘障游徼于其塞耳然無唐之節度府帶甲十萬之勢以爲外重故胡人得以蹂躪我疆

場殺戮我人民其于南粤一帶亦然至于京師所
藉兵十餘萬僅足以供天子之工匠與中官勢人
者之侵漁而已又無唐之內設府兵五百以爲居
重馭輕之威是所爲內外無以爲重者也故四夷
數侵歲以爲常而中州則有一夫跳梁往往衝越
不能遽熄豈非兵政無以制中外之亂歟茅坤記

寄歐陽舍人書　　曾鞏

鞏頓首載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慙并夫銘志之著于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才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于廟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于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于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懼至于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

足爲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

挑出來

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它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爲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

繼徐徐引入讀書作文上來

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

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

所謂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盡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孫也哉况輩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則知先生推一賜於輩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輩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屢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于世善誰不爲而惡誰不懼以懼爲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爲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論世族之次敢不承教

而加詳焉愧甚不宣

贈黎安二生序

趙郡蘇軾予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予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旣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余讀其文誠閎壯雋偉善反復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予言以爲贈余曰余之知生旣得之於心矣乃將以言相求于外邪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

人皆笑以爲迂濶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余

眷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余乎知信乎

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

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闊孰有甚于余乎今

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爲笑于里之

人若子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辠庸詎

止于笑乎然則若子之于生將何言哉謂余之迂爲

善則其患若此謂爲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

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于解里人之惑

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蘇君

以正爲奇

低昂

子、問、何、等、氣岸高

何○其○許○旋

